

月光光·心慌慌

最新最流行的恐怖小说集

佚名 / 等著

让你毛骨悚然的时刻到来了!

校园夜谈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佚名 / 等著

让你毛骨悚然的时刻到来了！

校园夜谈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光光·心慌慌/校园夜谈/佚名等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3. 11

ISBN 7-228-08115-3

I. 月… II. 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J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3645 号

月光光·心慌慌 校 园 夜 谈

出 版: 新疆人民出版社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)
印 刷: 武汉大学印刷厂
版 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9
字 数: 220 千字

ISBN 7-228-08115-3 定价: 16.00 元

目

录

校园魅影	1
恐怖食堂	6
一块钱的硬币	9
听说校园走廊里有鬼?	13
学期末恐怖事件	24
校园鬼故事:东 12	28
可怕的梦中梦	31
女尸还魂	37
鬼梯	44
照片上的女人	48
404 宿舍中的床	55
爱你爱到杀死你	60
恐怖笔记本	65
泳池怪女生	67
温柔的鬼	70
白色连衣裙	75
撞邪	79
大学四年	82

目

断手指	85
生死轮回	97
那个座位不能坐	108
十二级楼梯	118
校工	122
血咒	126
遇上我是你今生的劫难	129
百年女尸	140
柳容	146
学校七夜怪谈	157
碟仙	177
校园恐怖夜	214
半夜时,千万不要对着镜子梳头 ...	223
203 室	234
七宗罪之珑玲心	264
不是错觉是什么	275

录

林晓楠走在校园满铺着落叶的林荫道上，低着头，捧着一大摞书。他又和女友在一片“祥和”的气氛中结束了一切“外交关系”，并且为校园里处于苦恋中的男女们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”再度垂范。

林晓楠从不为恋爱而失落，他觉得男人“好色”是下流的，但是“人不下流枉少年。”真正叫他头痛的是，一般只要半天时间，他“单飞”的消息就会被大家知道，接着他就会被别人注视和谈论。林晓楠最痛恨别人用“挺感兴趣的目光”注视他。若不是明天考试，他会一直窝在寝室里，盘算下一步如何建立“良好的国际新秩序”。他无所谓失恋，但是，优秀的林晓楠不能不及格。到哪里去呢？

林晓楠的目光落在了正投下一片阴影的“三教”。“三教”是永远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，

校

园

夜

谈

就像他唯一深深爱过的女孩晓洁。不知为何，林晓楠忽然觉得有点冷，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的走进去。

“三教”是一座围城式的三层小楼，四面的教室围出一个小小的院落，院落中是一个花坛。站在小园里，你是无法看见教室里发生了什么，但是，在教室里你却可以清晰的看见园子里的一举一动。

“哈哈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林晓楠发现若大的教室竟然没有一个人，他不禁为自己觅得一个安静的蜗牛壳而高兴。

哦，不对，有一个女孩子坐在他前面，大约十几排的地方。她仿佛是透明的，你的眼光好像能从她的身体中穿过，以至于林晓楠直到坐下才发现她的存在。

“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”，林晓楠想和她打个招呼，可不知为何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。

“算了，现在大多数女孩‘后面看见想犯罪，侧面看见想后退，正面看见想自卫’，还是好好看书吧。”他低下了头，但是今晚却少了点心思，多了点不安……

时间不知过去多久，林晓楠觉得眼睛酸溜溜的，干什么好呢？“请问现在几点了？”，林晓楠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那个，那个女孩明明坐的那么远，为什么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在身边？传音入密？“现在九点。”林晓楠虽然有点吃惊，但还是很快回答了对方。“嗨，你好。”林晓楠觉得此时有个女孩子说说话是最好的，管它是犯罪还是自卫呢，打个招呼再说。

“哦，你好。”女孩子的声音听来有点，嗯，有点生硬，像才学会说话，又像很久没有说话。林晓楠轻轻的走到了女孩的后一排，这被林晓楠称为“安全的危险距离”。女孩仍在极用心的看书，根本没有发现背后的林晓楠。他正寻思着该和女孩说些什么，突然一种宛若电击的感觉闪过脑海，“怎么了？我想到什么

了？我在想问她什么时候考试？考完了能否一起去轻松一下？比如去看电影。”

虽然，把自己的思维轨迹理了一遍，可林晓楠并没有发现不对。但是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女孩读书的身影上时，他又觉得触电般的一下。“她若问我看什么？我会说，请她看‘情书’那部电影。情书，情书，书？对了，就是书！”

林晓楠终于找到了不安的原因，“她怎么看书这么快？简直不是在看书，而是在翻书！”

当林晓楠看见那本书时，他几乎吃惊的要晕倒了，“天哪！”，那本书根本没有印一个字！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无字天书！林晓楠立刻想起了这里是“三教”，据说在“文革”时曾有不少人在这儿自杀。就在他想往外跑时，教室里的灯突然熄灭了。

“还没到十点钟呀！”林晓楠的脑袋里一片混乱，他只知道不顾一切的往外跑。幸好园子里明亮的月光和清冷的空气，使林晓楠慌乱的心稍稍平静了一点。“你怎么啦？”林晓楠一个激凛，猛然回头，竟然看见那个女孩竟背着身站在花坛边，正和他说着话。

“你是，你是……？”

“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问，问一个问题？可……可以……你说吧！”

“我看不见。你能告诉我，我长的什么样吗？”

林晓楠听见这个简单的问题，长长出了口气。他想：也许她是个盲人。那本书，哦，是盲文，盲文书当然没有字。

林晓楠起先的恐惧渐渐被同情取代，他甚至开始责怪自己神经过敏。“好呀，看女孩子，我最有经验。被我点评过的女孩莫不身价百倍。但是，你先要转过身来呀。”

“但是我没脸见人。”女孩说着缓缓转身。林晓楠并不懂她

校____
园____
魅____
影____

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她似乎不用脚就可以转身。

突然，突然，林晓楠看见了女孩的正面，他吃惊的张大了嘴，眼中是极度的恐惧。因为，那个女孩根本没有正面！她的面孔仍然是一袭漆黑的长发，和她的背面一模一样！林晓楠终于支持不住了。他晕倒了……

当林晓楠醒来时，已是凌晨，他发现一个老校工吃惊的看着他。有一面，不，有半面残破的镜子在自己的手里。老校工呐呐的说着：“她回来了，她回来了……”

“她是谁？谁回来了？”

“一个可怜的姑娘。她最大的愿望不过就是想看看自己长什么样。”

“到底她是谁？”

“她是何教授的女儿，叫何可人。记得，那时我才刚到这所学校。和大家一样，我是多么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，她长的跟个娃娃似的。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？”林晓楠不知不觉跟着老校工回到了多年之前，仿佛他也见到了那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。“但是，她是个盲人，从懂事起就没有看见过东西。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真像别人说的那样漂亮。”

“她看见了吗？”

“本来，在她五岁那年，父母决定帮她做手术，医生说手术不复杂，成功率很高。大家都为她高兴。但是就在那年，何教授夫妇被打成右派，关进了‘牛棚’。”

“那小女孩呢？”

“她一下子成了孤儿。幸好，有大家偷偷的照顾着她。可是手术是没法子做了，可人也变得呆呆的，一天到晚只是说‘我长的什么样？’”老校工喘了口气，接着说，“有一天，大家突然找

不到可人。到第二天,附近的农民竟送来了她的尸体!”

“啊?!”

“后来我们才知道,那天下午,她遇见一群红卫兵,她又问别人:‘我长的什么样?’那群红小兵却对她又打又骂,骂她是狗崽子,骂她‘根本没长人脸,是一张狗脸!’”老校工的脸涨得通红。

“可人就哭着,跑了出去,嘴里喊着‘我没脸见人!’，她看不见路,一头摔进了田头的水池里,淹死了。她手里的最心爱的镜子也摔破了,只有半面还紧紧握在手里,锋利的边缘深深的嵌进了肉里。”

“就是这个?”林晓楠举起了手里的半面镜子。

“嗯。是我把可人送去火化的。我记得镜子反面印的好像是西湖的景色。”

林晓楠看了一下,是“白堤春晓”。

“是她回来了,是可人回来了。”

“原来她那么可怜,我可以做什么呢?”林晓楠自言自语着,“也许……”

林晓楠跑到花坛边,开始刨土,老校工吃惊的看着他。很快,他便刨出一个不大但很深的坑,然后把可人的半面镜子放了进去。林晓楠闭上了眼睛,开始祈祷,“可人,我没有见过你,但是我知道你很美丽,你看,你让一个老人那么多年都忘不了。你现在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了吗?如果不知道,就看看这花儿吧,因为你和它们一样美丽!”

林晓楠默默念完祈祷,张开了眼睛准备把土掩回去,就在他看镜子最后一眼的时候,他发现镜子里有一张很美丽的脸……

校

园

魅

影

恐怖食堂

月光光心慌慌

校园夜谈

之
二

我给大家讲的是我们学校三食堂的故事，虽然已经毕业了
很多年。但是每当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的时候，想起这个事情，
还是心有余悸。

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夏天，那会的北京还没有现在这么
热，但凡爱美丽的女学生都已经早早的穿上了裙子。我们班里有
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叫刘晶。也是北京女孩，家里很富。所以
穿着也很时髦。耳朵上老戴着一个她父亲从法国给她带来的耳
环。亮晶晶的。很漂亮。

刘晶学习很用功的，在班里一般都是排到前三名。而且是英
语课代表，我们发现她失踪的那天正好是上英语课。她没有来。

中午我们是在三食堂吃的饭，宫爆鸡丁。味道很不错，不知
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今天的鸡肉要比平常做的好。可能是因为食
堂刚刚换了了厨师的缘故。

我为什么知道食堂刚刚换了厨师呢，因为我在学校的后勤
做学生工作。原来的那个厨师老了，回老家去了。学校就又找了
一个大厨师过来。听说这个厨师原来是北医的。

晚上我们还在三食堂吃的饭。我要了一个回锅肉。肉有瘦有肥。火候恰到好处，外焦里嫩。非常有嚼头。我那天一口气吃了有六两米饭。哈哈，现在吃饭说什么也吃不了那么多了。

第二天上课刘晶还是没有来。我们男生问起了女生这个事情。还以为她生了病，结果一问才知道。刘晶已经两天晚上没有回宿舍去睡觉了。大家给他家里打了一个电话。家里人也不知道，还以为她一直在学校里。

中午，我吃的还是宫爆鸡丁，肉丁很小，切的也很细。肉质不错。厨师的手艺真不错，我准备回去向同学们推荐这道菜。

下午，我和后勤的老师一起来到三食堂突击检查卫生。看见了那个新来的厨师。很老实的一个人，站在那里不爱说话，一个人拿着把剁肉刀，不停的剁着一块在案板上的肉。那块肉的肉色很鲜艳，红红的。肉看上去有些长的，就象一个羊腿一样。我知道，学校里是不让买羊腿的，因为羊腿的肉比较贵一些。

在我转身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那个厨师从地下的桶里好象拿出了一条腿。我没有看清楚。但是我感觉。他好象拿的是一条人腿。

因为我看见的有五个脚指头和一双在脚上的已经撕烂的袜子。

晚上又尝到了那位厨师的手艺。很棒。竟然能把狮子头做出这个味道来，简直是太鲜美了。那个味道，甭提了。那天我花了我平时两天的的饭钱来吃的狮子头，不错。真不错。

第三天，系里的老师也察觉到不对头，因为刘晶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课了。向学校的派出所报了案。

下午在几个食堂里放蟑螂药。我被叫了过去。带了几个学生。我挑选的放药地点是三食堂。因为我想和那个厨师说会话，对他说他做的菜很好吃。

恐

怖

食

堂

校

园

夜

谈

没有看见他，只看见了案板上的肉和那把很大的剁肉刀。在地上的桶里放着满满一桶的肉。突然，阳光一闪，肉桶里有一丝光线直射到了我的眼睛，我避开了那道光线。弯下腰，看见了肉桶里的闪我眼睛的那个东西，是一个耳环，刘晶的那个耳环。

我把那只耳环从桶里拣了出来。亮亮的。很漂亮，突然脑海里想到一些什么。冲到了冰箱前。把冰箱门打开。

冰箱里，是刘晶的人头。圆圆的大眼睛紧紧的盯着我。在她的人头的下面，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酱猪头。

试想一下,有钱老是跟着你是不是一件很爽的事啊!(不愁吃穿啦)你现在口袋里有一块钱的硬币吗?有的话,好,继续看下去。

今天下班后,我站在车站边的热狗摊排着队,看着队伍前面的人们一个个有节奏地离开。天格外的冷,风把热狗摊冒出的热汽吹得老高。我无聊地排着队,等待着属于我的那一份。突然,什么声音?我低头看去。后面的人已排得歪歪扭扭,一枚一块钱的硬币从后面朝着我滚来。一阵冷颤后,我的第一反应使我倒退了好几步,连撞到了前面的人也没察觉。接着就是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停在面前的那一块钱。

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,拾起那一块钱,用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。走了。过了许久我才缓过神来。看看后面的人,我已被挤了出来。也顾不得排队了,长出一口气,我径直向车站走去。

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。

那是我还在大学读书时的事了,我是学美术的,经常在美术

楼里通宵达旦地画。由于画室在三楼，而三楼又是对外开放的。所以在通常情况下，画室里器具都得归还到六楼的储藏室。储藏室说穿了就是六楼的几间旧教室，由于年久失修也就不用来教学了。六楼的储藏室有一个负责打扫的老太婆，没人知道她姓什么，因为她又聋又哑，所以只是靠打扫和捡易拉罐维生。几乎学校里的人都认识她，待她也不错，平时有吃完的瓶瓶罐罐都不扔，留着给她（嘻嘻其实有时候是懒得扔）只知道，她很穷。

我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和周围的人一样，眼睛注视着左方，希望有车过来。脑子里却不情愿地开始回忆，那可怕的事。

十一月的天，才开始转冷。我和往常一样，放学后和几个同学向老师借了六楼储藏室的钥匙（借画架和石膏像）。从四点到六点是那样的快就过去了，人，开始陆陆续续地走了。我不太注意时间，大约到了八点，才意识到只省我一个了。收拾完东西，我抱着石膏像朝六楼走去。走道的灯差不多都关了。天已经全黑了，仅有的几盏一跳一暗的日光灯为我照着路。怀里的石膏像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此时显得尤为苍白。

我打了个冷颤，继续向前走着。尽量使自己走的快些，终于到了。我手脚麻利地放好东西，当刚出来锁上门时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“此地不易久留，快走”。哎！想想真是又好笑又可悲，想我堂堂一个大学生竟然会有这么可笑的念头，哎，要是让别人知道，多没面子啊！顾不得多想，我急步朝走道另一端的楼梯走去。也许是走得太快，忽然好象踩着了什么，脚底一滑，差点儿摔下来。站稳了一看，啊？谁掉的一块钱？只见地上静静地躺着一个一块钱的硬币，上面还留着我的脚印。我也懒得拣了，继续向前走。没走几步就觉得后面有点儿不对劲，好象有什么声音。我告诉自己这是幻觉，也就没停。可越来越不对，安静的走廊可以证明，的确有声音！

难道是老鼠或是其他什么动物，可这么冷的天。我的脚步越来越快，好奇与恐惧对峙着。终于，好奇心占了上风，在楼梯口我回过了头。

风不停地划过每个人的脸，车还没来，我继续等着。

我后悔了，我回过头，看见了恐怖的一幕！顺着声音的方向，我分明看见一个圆圆的东西朝着我滚了过来。就……就是刚才那个一块钱的硬币。撞鬼啦！此时只有一个念头，逃！可哪有想跑就能跑啊！整个人都僵了，双脚一软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那可恶的硬币不觉已滚到身边，打了几个转又安静地躺下了。我用恐惧及绝望的眼光瞪着它，它似乎也注视着我。我竭力认为这只是一场恶梦而已，自己只是在梦中。可摔倒在地时头撞着墙的疼痛又不断地提醒我这不是梦。求生的本能使我向前爬了几步，借着这几步加上手一撑，我竟然站了起来，我几乎是疯狂地冲下楼梯。五楼、四楼、三楼、二楼、大厅，我跌跌撞撞冲了下来，我不只一次的摔倒、不只一次的听到那可怕的滚动声，不只一次的回头看，我猜的没错，它一直跟着我！

终于，冲出了底楼的大门。奇怪的是它并没有跟来，只是到了大厅门口就停下了，继续原地打转，然后再次静静地摆在了地上。我再也跑不动了，仰面躺在了操场上。

目不转睛地望着大厅门口，随时准备站起来继续跑。操场很静，可以清晰地听见风的声音和有节奏的喘息。渐渐的，我好象恢复了一点冷静，费力地站了起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只是本能地跑了出去。

我没打算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们不会信。我也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因为我怕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乃至事后的好几天，我都推说生病而没去上课。时间似乎过的很慢，一次与好友闲聊，提到那六楼的老太。

说就在前几天,是晚上,她出了车祸,死了。好象是因为没钱坐车,只能走回家,而她又什么都听不见,所以,在路上,很惨。

一好友说出了出事的时间,就是我看见那一块钱的那天晚上。当时我似乎想说什么,可什么都说不出。

事情已经过去好久了,教学楼早就翻新了。人们也不记得她了。我希望我也能忘了那一切。

车来了,我随着人群挤上了车,车上好象比往常热一点,但要比外面暖和的多。

我掏出皮夹,从里面抽出两张一块钱的纸币,等着买票过来。